

# 青春的选择

■苏军茹 张耀元



每个炎热的夏季,都会有一届青年学子从空军工程大学毕业,义无反顾踏上新的征程。雪野长河,边关哨所,年轻的军人像洁白的蒲公英种子,落在哪里就在哪里扎根,把无畏和忠诚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

留在西安?还是去西藏?不同的城市象征着不同的命运,难以抉择的困扰让即将毕业的龚逸帅彻夜无眠。

火车在荒凉的戈壁滩呼啸前行,龚逸帅清秀的脸上满是正当年少的青春气息。毕业分配时,综合成绩排名靠前的她本可以选择留在古城西安,享受繁华的都市生活,但她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雪域高原。

西藏的晴空似水洗般一尘不染,雄伟的布达拉宫矗立山顶,翠蓝色的羊湖如绸缎镶嵌在山谷之间……大自然的纯净壮美让人赞叹。西藏的美丽让人向往,而龚逸帅无暇欣赏美景,她更希望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价值。当海拔3700多米的生活真正开始,一切都变得不那么简单。风吹似刀,头痛欲裂这些以前听过的词汇一一变成身体真实的苦楚,青藏高原给初来乍到的湖南姑娘来了个下马威。如今5年过去,再说起这段经历时,助理工程师小龚面色平静,清亮的眸子透出自信而成熟的光芒,嘴角始终洋溢着微笑。

来到新组建的单位,龚逸帅“荣幸”地成了站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名女干部。当时某部刚刚开始转型升级,亟须组建第一个基地人工电话站。这个重担自然而然落在了新排长龚逸帅的肩上。“男兵能做到的,女兵一样能做到!”面对无数个“第一次”,龚逸帅没有退缩。她带着几个抽调上来的业务骨干白天跑建材市场选板材,联系友邻台站收集资料,晚上加班加点测算设计机房图纸、铺线缆、调设备,身体、大脑超负荷运转,差一点晕倒在机台上。经过一个月的攻坚,饱含心血的人工电话站正式建成,开始担负战备值班任务。上任的第一仗就这么跌跌撞撞地打赢了!

奋斗的征途注定不会一帆风顺。高原缺氧容易导致记忆力下降,龚逸帅就带领女兵们反复磨练强化记忆;任务繁重值班力量薄弱,她们就由四班倒改成两班倒。日夜坚守,与星辰相伴。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单位“汉字输入”岗位练兵比武,她们在库房架起桌椅,在昏暗的台灯下一遍遍计时、一遍遍复盘,此起彼伏的键盘敲击声回荡在雪域高原的夜空。

功夫不负有心人。龚逸帅带领的人工电话站在组建当年就被评为“空军红旗台站”,连续4年拿下岗位练兵比武第一名,荣立集体三等功。

她在日记里写道:“当我在西藏最荒芜的季节拥抱那皑皑雪山和稀薄的空气时,西藏却以独特的美让我体验到不一样的生活。”在她看来,部队既充满“硝烟”,也饱含温暖。在一个个无人的山头上,机动通信部队扎起帐篷,一守就是几个月,与寂寞为伍,与狂风为伴,确保通信信号畅通无阻。这5年,她经历过和战友一同写请战书,随时准备出发的激情,也经历过整夜抱着背囊睡觉,时刻准备战斗的紧张。在随身的笔记本上,她写下“没有任何畏惧,只感到血液在身体内沸腾”的诗句。

5个年头过去,如今的龚逸帅和连队的女兵们已经完全适应了高原生活。她们说,无论是雪域高原还是海岛边疆,祖国需要的地方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二

“要想学有所用,还是要去一线部队摸一摸装备,真正了解飞行员的需求。”导师于雷教授的一句话让原本可以留校的阮毓巍博士做出了另一个选择。

一路颠簸,阮毓巍一头扎进戈壁滩。他带着迷茫与疑惑来到这片荒漠,没想到却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科研理想。为了能够尽快适应岗位要求,阮毓巍到处搜罗各型装备的资料,奔波在技术室和试验场,他深刻地体会到了戈壁滩冬冷冽的寒风和盛夏炙热的阳光。

作为负责人,阮毓巍带领技术室攻坚克难,完成了多型武器的试验鉴定;作为技术骨干,他保障过多次大型演练。2018年,阮毓巍参与设计的某新型综合训练系统被成功运用到“金头盔”对抗空战考核中,实现了空战效果的实时裁决。毕业不到3年,阮毓巍以出色的表现被提拔为技术室主任,同时晋升高级工程师。

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一切艰苦都

是美好的经历。在后来接连参加的各种重大演训任务中,他穿越过西北寂寥的荒漠,走过江南静谧的小镇,见识了青藏高原皑皑的雪山,也拜访了沿海孤独的海岛。一项又一项理论研究在广袤大漠这个舞台上得以试验,最终变为现实。他和一群同样激情澎湃的年轻人一起奋斗,脚踏星辉,头顶明月,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疲倦。他说:“如果一个地方能够最大限度让人实现梦想,再苦再累也会豪情万丈!”

闲暇时,阮毓巍常常漫步红柳湖畔,看干净的湖面倒映着天边的云卷云舒。伴随着五彩斑斓的晚霞,他思考关于生命、幸福这些永恒的问题。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眼就能看透结局的坦途是我想要的吗?如果一生无忧,真的就会幸福吗?当然不是,他想明白了,人生是一场旅行,没有风雨的旅程是不完整的。作为年轻人,不必对着仲夏的夜空凝眸迷茫,也无须在灿烂星河中驰骋天马行空的幻想。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梦想之花会在汗水浇灌下灿然绽放。阮毓巍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拥有一项事业,让你愿意不计得失地投入,不计回报地付出。”

每一种伟大都由平凡书写,每一个奇迹都是奋斗创造。扎根西北短短5年,阮毓巍从江南水乡的“阮秀才”变成西北战鹰的“守护神”。大漠孤烟里,他以苦为乐,破茧成蝶;长河落日时,他上下求索,不断成长。别人眼中的荒凉苦寒之地,成为他追求梦想的星辰大海。从高级工程师到空军优秀党员,从“向上向善好青年”到空军党代表,他的奋斗足迹让所有学员感到惊叹,也让更多人坚定了“苦地方、险地方,建功立业好地方”的信念。毕业5年,走在铺满阳光的大道上,阮毓巍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中留下了坚定踏实的脚印,描绘着普通却不平凡的人生风景。

三

来自同一个省份,就读同一所军校,为了同一个目标,选择同一个远方……这就是主动戍边15年的博士夫妻孙宏伟与刘艳慧的奇妙缘分。

毕业该去哪里,去做什么?去科研院所、机关,还是回山东家乡的部队?面对这道军旅人生的选择题,博士孙宏伟给出了答案,“当兵不摸兵器不带兵,你说有啥意思?”怀抱共同理想,两人都主动申请奔赴某新型地空导弹团。从

古都西安到塞外草原,从军队院校到边疆基层,800多公里的长路承载着他们十年苦读的青春和为战奉献的深情。

刚到部队,准备大展拳脚的两人发现,在维护导弹这件事上,缺乏实践的博士远不如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兵。塞上的风清凉浩荡,澄净的夜空里,孙宏伟与刘艳慧头一次感受到了渺小与迷惘。伫立良久,刘艳慧抬眼看向沮丧的孙宏伟,平和而坚定地说:“来为报国,咋能退缩?咱们得放下博士的包袱,跟老兵学起!”说学就学,说干就干,达成共识的两人开启“学霸”模式,白天跟班摸兵器,晚上攻关搞科研。大家都笑着说:“你俩像同学、同事、同志,就是不像夫妻。”凭着这股子拼命的钻研劲儿,他们很快成了团里响当当的技术人员。

导弹起竖,雷达飞转,西北荒漠的靶场上,一道道利箭蓄势穿云,在蔚蓝的苍穹划出一道道闪亮的弧线。目标命中,孙宏伟仰望云天,目光澄澈而喜悦。他忽然想起那句一唱就热泪盈眶的军歌:“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

钻研技术,保障装备,夫妻俩你我我赶,合力协作,多次出色完成装备保障任务,联手攻克数十项新装备技术难题,取得的科研成果正一步步转化成战斗力……太多携手共进的高光时刻被定格在军旅人生的相册中。

选择意味着前行的方向,选择也意味着甘为所适付出。随着大项演训任务逐年增加,孙宏伟每年平均在外驻训长达200多天。夫妻二人因分工有别,常常不能同步驻训,同处一个单位反而过起了两地生活。可物理的距离并不能拉开他们心理的距离。孙宏伟说:“为战而研,服务部队,这是我们的选择,也是我们的幸福。只要装备安全正常,演训任务圆满顺利,我俩就觉得值!”

因为以国为家,才能把根深扎;因为根深叶茂,所以花满枝丫。把最美的年华奉献给装备,把深深的期盼和祝福藏在心底,志同道合的他们就这样彼此深爱着,携手行走在强军征程上。

往期美文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



## 多彩高原石

■冯彦宁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从高原归来,我还带回来几块难得的高原石。

在祖国西陲的高原河谷,随处可见形态各异的石头。这几块高原石跟随我从风雪边关来到繁华都市,静静置于家里的书架上,怎能不勾起我那些关于高原难忘的回忆与情思呢?

虽然今年的高原之行早已圆满地画上句号,但高原上那些人、那些事和那些风景仍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携带的高原石便成为一种经历的象征。每当抚摸这些石头,都能触及一段多彩

的回忆。这些年行军在外,我曾于玛纳斯河谷两旁光秃秃的山坡、乌苏巴音沟牧场边缘独库公路的起点、巴州腹地科尔勒盆地南缘、常年被大风惊掠的托克逊谷地等人迹罕至的戈壁上捡拾过许多石头。这些石头有的大不过两

拳,有的小可比拇指,随手可揣入口袋,归入行囊。新疆戈壁滩的石头粗砺多棱,很少有如和田玉莹润匀密的质地和克拉玛依五彩滩玛瑙斑斓的色泽,石头看起来平平无奇,却被一脉山水滋养,受一方风雨砥砺,更见证了我每一次难忘的征程,承载了我有关军旅生活的故事,因此有了特殊的价值。去年底在高原上时,我有机会来到某个冰封雪裹的河谷边缘,在清澈冰冷的河水里,有时能发现一两枚造型独特的鹅卵石,它们有的洁白不带一丝杂色,像高原纯白无瑕的雪山顶;有的巧夺天工风骨傲人,像伫立在山巅的一棵高大古树。我想将它们带给远方的亲友,临走时将背囊两侧的口袋填满满满当当。

一块普通的石头为何常会被官兵视为珍宝?因为这些来自祖国边防一线

的石头承载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安全感,见证的是边防官兵顶风冒雪戍边卫国的血性与担当,象征的是祖国神圣宝贵的领土。在我眼里,高原石是多彩的,是一位位边防战士的缩影。



军魂(版画,庆祝建军95周年全国美展暨第15届全军美展入选作品) 马荣作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远处的天空泛着微红,太阳还未从地平线下探出脑袋,这座西北戈壁上的小镇还沉浸在日出前的宁静之中。

小镇的不远处,托克逊的驻训营区内,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官兵,正做着出发前最后的准备工作。

“接上级命令,车载火炮分队于北京时间今日8时完成集结,向预定区域开进!”随着首长一声令下,炮兵实弹战术演习拉开了序幕,一台台指挥车、通信节点车、炮车、保障车鱼贯驶出,卷起一地的沙土,向着目的地迅速进发。

刚出发不久,天空中便下起了小雨。透过布满雨点的车窗向外看去,远处绵延的群山好似躲在云雾织就的薄纱后面,显得愈发神秘而壮阔。山顶处终年洁白的积雪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融化,蜿蜒着渗进山脚下茫茫的草原,滋养着草场,也滋养着草场上成群的牛羊。

不远处两架风力发电机的巨大扇叶缓缓旋转,也拨动着车厢里每一名官兵的心弦。每当战士们想到自己守护着这样的大好河山,便感到一切都值得,连出发时那紧张的心情也舒缓了不少。

与战士们此刻舒缓的心情不同,连长孙强的眉头却是紧皱着,一遍遍地在脑海里梳理着实弹射击的各类注意事项。

此次实弹战术演习不同以往。不久前,官兵刚从高原驻守点位轮换返营,实际的训练时间并不算多。使用的又是刚刚配发的新型火炮,前期的训练能不能发挥出作用?这次演习能不能达到要求?能不能安全顺利地完成任务?即便在出发前孙强已经一再安排和强调,但面对脑海里一个个问号,他还是感到不太放心。

都说托克逊的天气古怪,分队刚刚抵达预定地域,太阳便又从云中露出脸来。各炮班迅速跳下车占领炮位,清理场地,抄起铁锹开始构建靶位。

戈壁滩上砾石林立,地形复杂。坚硬的砾石任凭几名战士怎么挥着铁锹铲都岿然不动,班长抡圆了胳膊,一镐子砸下,也只是溅出了些火星。战场形势千变万化,即便是一分钟的时间也可能让形势发生转变,又怎么能在第一步便被耽搁住!

众人犯愁之时,连队的老班长王中神秘地一笑,从炮车上拿出了一个好东西,竟是一把气锤!“新车上配的,你们倒是用啊”,王中一边说着一边抓紧握把,对着坚硬的地面按下了按钮。“突突突……”在尖锐锤头的冲击下,石块很快崩离析。不到2分钟便凿出一个坑来,其余人也迅速抄起铁锹,将靶位修整到位。

“报告!目标已标定,信息已上传!”火炮刚转入战斗状态,炮长通话器里便传来侦察班的报告声。如今,随着新型侦察车的列装,侦察兵们也告别了背着木制三脚架当“泥腿子”的命运。新型车载侦察设备先进高效,数据传输也比以往快了不少。

接收到目标信息的炮长迅速将参数输入火炮终端,系统自行解算射击开始诸元,随即完成一键调炮。一旁的供弹手小跑着将弹药搬至托弹盘,输弹手紧跟着按下自动装填按钮,90多斤重的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 松针

■赵琼

营盘坐落在大山深处  
漫山的松树  
簇拥着山峰,也簇拥着军营  
一些树,被不断运来  
在需要之处落地  
在一支已然落落的队伍里  
扎下根须  
一些人,一茬一茬  
像一年一年  
都要离开母体的那些松针  
在群山和松林的接口处  
围一片大海一样的阵地  
育珍珠,也养沙砾

在群山和松林的环抱中  
在每一个持枪人的眼里  
松针是针,也是自己  
总在月圆之夜  
让大山和森林孕育的涛声  
借月光之明,来缝合  
失眠的裂隙,并一一刺破  
隐于乌云之后的那些覬覦

在大山深处生活久了

# 炮火映照戈壁滩

■韩正许斌

炮弹便“轻快”地滑进了炮管。一套连贯操作后,所有人神情严峻,等待着最后的指令。

“预备——放!”  
“轰……”

随着观察所内一声令下,一门门火炮喷出耀眼的光火,连长孙强目光也随着飞旋的炮弹望向远方。

一阵烟尘腾起,通话器里传来观察所的消息:“目标已摧毁!”孙强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迅速投入到后续的战斗任务中……

日头西落,孤零零地悬挂在远处的半山腰上,映照得整个戈壁滩一片金黄。车辆的轰鸣声渐渐稀落,大地也终于重归宁静,实弹战术演习第一天圆满结束。

第二天,大家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实弹战术演习中去。有了前一日的基础,即便是初来乍到的新兵们,也渐渐适应了这样的环境。看着这些在锻炼中成熟起来的年轻战士,孙强的嘴角微微上扬。

火舌喷吐,战车咆哮。荒凉的戈壁、刺眼的阳光、变幻莫测的狂风,似乎都影响不了官兵们打快、打准、打狠的决心。随着一个又一个目标被精准命中,历时两天的炮兵实弹战术演习终于落下了帷幕。

返回驻训营区的路上,孙强摇下车窗,清凉的风吹进车内。也不知是谁,突然带头唱起了歌,熟悉的旋律让孙强也不禁轻轻哼唱起来:“荒漠戈壁勤磨砺……”

一生都以松树为榜样的这些人就和松树一起,把自己当作群山的一个孩子  
既然使命需要出生和入死来进行捍卫,所以就一门心思去做专事传承的那些水滴  
纵然,没有礁石的碑体  
来记叙所有的坚韧和努力  
但始终坚信,太阳和月亮一定会在安祥的青铜上将所有的忠贞,镌刻成一颗初心,反复淬火的铭文

## 母亲的感叹

■董洪良

时代进步了,乡村起了新变化:  
明明有炉膛、灶台  
却又不生火和燃烧草木做饭  
而用电饭煲、电磁炉和燃气灶  
明明有蒲扇和吊风扇  
却要开启大功率的空调  
明明有手,有扫帚  
却要用扫地机器人清扫垃圾  
明明有大木盆和捣衣棒  
却用浸泡与自动脱水的洗衣机  
——面对这样的场景,有很多次  
母亲忍不住发出惊叹  
而后,又止不住地一声叹息  
在她看来,仿佛自己就是一个有功无处的无用之人  
而另一种新的烟火的味道  
却又在乡村弥漫开来